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Ma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5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
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5 年实质性会议

2014 年 7 月 21 日至 2015 年 7 月 22 日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
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
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 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14/26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其第 69/241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本报告是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编写的，按经社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提交。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重发。

** A/70/50。



以色列继续采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做法和政策。2014 年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人数为 1967 年以来记录中最高，而且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坏，特别是由于 2014 年 7-8 月的加沙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所实行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包括过度使用武力、扩大定居点、破坏财产、开发自然资源。对以色列安全和军事人员以及定居者实行了有罪不罚的做法。这些政策和做法长年累月的影响不仅侵犯居民的权利，而且将更加恶化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感谢下列机构做出的重大贡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政治事务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4/26 号决议和大会第 67/241 号决议对占领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做法表示关切。这些做法有，致使包括儿童、妇女及和平示威者在内的平民伤亡，尽管所有人都必须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保护；非法的以色列武装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从事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加；继续将数以千计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巴勒斯坦人在恶劣条件下实行拘留。理事会和大会关切的还有，以色列加速修建定居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修建隔离墙，掠夺巴勒斯坦自然资源，越来越频繁地毁坏住房、经济机构、农田和基础设施，吊销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居住权，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和封锁政策以及对人员和货物流动实行的严格限制，包括实际上等于封锁加沙地带的限制。理事会和大会要求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执行第 2014/26 号和第 69/241 号决议的报告，审查以色列的上述做法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 尽管已有国际法院 2004 年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见 [A/ES-10/273](#) 和 [Corr.1](#))及其他见解，以色列继续否认得到肯定的事实，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见 [A/69/347](#))。

3. 以色列的若干政策和做法继续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其中包括以下因素：将以色列公民迁移到被占领土、取消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居住的权利、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在西岸的关闭通道制度，包括继续建造隔离墙、进入加沙的通道问题、拆毁和/或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包括住房、驱逐建筑内的居民、控制人口登记、使用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见 [A/69/347](#)，第 15 段)。

4. 以色列的政策和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违背。¹ 在这方面，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种族隔离和分离的标题下谴责了以色列(见 [CERD/C/ISR/CO/14-16](#)，第 24 段)。

5. 2014 年 7 月 7 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了 51 天的军事进攻，造成空前的生命损失及破坏。国际上因对发动进攻时可能犯有国际罪行的关注，遂建立和派遣了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对相关的违反法律规定行为进行调查(见人权理事会 S-21/1 号决议，第 13 段)。

隔离和歧视

6. 自 1967 年的占领开始以来，以色列已在西岸逐渐建立了两个不同的制度，按居民的宗教实现歧视。对于犹太居民(通常是以色列公民，这些居民住在被占

¹ 另见 [CRC/C/ISR/CO/2-4](#)，第 7 段，和 [CCPR/C/ISR/CO/3](#)，第 16 段。

领土上的定居点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的制度² 确保了他们能享有以色列公民可享受的所有权利。对巴勒斯坦人则建立了另一制度,使被占领的居民生活在严厉的军人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对以色列和定居者有利。³

7. 以色列国内法律框架维持了一个三种级别的制度,据此,犹太裔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在公民身份、权利和法律保护方面得到不同的待遇(见 [CCPR/C/ISR/CO/4](#), 第 7 段)。另有第四级的管辖,即对西岸其他地区内巴勒斯坦人实行以色列军事法律制度。⁴

法律制度

8. 在西岸实施了两种法律体系,即针对以色列定居者的以色列国内法律制度,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体制,这已正式载列于以色列高等法院的的裁决,将被占领土内的定居点视作以色列的“飞地”。⁵ 据此,在刑事案件法律中,从诉讼程序的每个阶段直至审判、判刑和监禁条件,当事人在西岸的民族身份确定了对其适用何种法律。在所有阶段里,巴勒斯坦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与以色列人相比均受到歧视。⁵

9. 此外,虽然根据以色列刑法以色列的“未成年人”为未满 18 岁的人,但对巴勒斯坦人,在逮捕、拘留和审讯行动中,仅仅 16 岁的人也被视为成年年龄。尽管以色列法律禁止监禁 14 岁以下的人,但以色列军事法律允许对超过 12 岁但未满 14 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宣判最长达六个月的徒刑,对超过 14 岁但未满 16 岁的儿童宣判最长达一年的徒刑。⁵

行动自由

10. 以色列当局对在被占领的西岸境内巴勒斯坦人实行行动限制,但当地以色列人的行动不受限制,仅在被占西岸领土 18% 的“A 区”受限。⁵

11. 定居者的行动安全和自由得到保障,为此需巴勒斯坦人付出代价。截止 2014 年 2 月,以色列已指定西岸公路中的 65 公里为以色列人专用或几乎专用。²

12. 1997 年,西岸的以色列军队指挥官发布命令,宣布定居点所在的所有区域均为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的“军事禁区”。这项命令的适用范围于 2002 年扩大到其他领域,命令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以色列人”。²

² 见以色列人权协会, *One Rule, Two Legal Systems: Israel's Regime of Laws in the West Bank*, 2014 年 10 月。

³ 见 B'tselem, *47 Years of Temporary Occupation*, 可在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47_year_long_temporary_occupation 网页上查看。

⁴ 以色列人权协会, *The Status of the Right to Demonstrate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⁵ 以色列人权协会, *One Rule, Two Legal Systems: Israel's Regime of Laws in the West Bank*, 2014 年 10 月,援引高等法院 10104/04, *Peace Now S.A.L.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v/ Supervisor of the Jewish Settlements in Judea and Samaria*, 61(2) 93 (2006), 裁决第 14 页。

居留

13. 1967 年至 1993 年期间，以色列当局采用吊销巴勒斯坦人的居留证方式，造成了 25 万多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流亡的既成事实(见 A/69/81-E/2014/13，第 16 段)。在东耶路撒冷，截止 2014 年底，有 14 416 巴勒斯坦人的居留许可被吊销。⁶

14. 2007 年以来，以色列开始将居住在西岸、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视作“非法滞留者”，仅持有许可证的人不在此列。2010 年 4 月，以色列军队下令将在西岸没有以色列许可证的任何人都视为渗入者，须面临监禁，即使此人长期居住在西岸亦无例外。这就使生活在西岸的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包括学生，被当作罪犯。以色列军队发言人澄清，该命令的公布不会对以色列人适用。与此相反，选择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以色列人可获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奖励措施。²

15.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被视为“外国人”，从而加剧了其永久居民身份的不稳定性(见 CCPR/C/ISR/CO/4，第 18 段)。管制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法律及其“人口平衡”政策⁷ 对于涉及东耶路撒冷以外的巴勒斯坦人的婚姻，亦不允许提供家庭团聚许可、这种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与其配偶到东耶路撒冷以外居住，以维持家庭生活，导致其东耶路撒冷居留身份遭吊销(见 A/69/81-E/2014/13，第 11-17 段)。

区划、规划和建筑

16. C 区占西岸土地约 62%，以色列在当地维持了几乎完全的控制，包括对执法、规划和建筑的控制。以色列政府已划定 C 区的 39% 为定居点及定居点以后的扩大所用，20% 为军事禁区(包括“火线区”)，13% 为自然保护区。⁸

17. 歧视性的区划和规划制度约制西岸 C 区和东耶路撒冷周边地区巴勒斯坦人建造住房和建筑，使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同时并促进以色列定居点在这些地区的扩展(见 CCPR/C/ISR/CO/4，第 9 段)。

18. 巴勒斯坦人可以建筑的地区总和约占 C 区的 0.5%(见 A/69/81-E/2014/13，第 8 段)，而以色列定居点的面积占 26%。² 据此，2000 年至 2012 年期间巴勒斯坦人在 C 区建筑的许可证申请中 94% 被以色列当局拒绝。⁹

⁶ Hamoked, <http://www.hamoked.org/Document.aspx?dID=Updates1285>, 和 <http://www.hamoked.org/Document.aspx?dID=Documents2654>, 于 2015 年 5 月 6 日查阅。

⁷ 以色列耶路撒冷市政府公开推行了称为“人口平衡”的政策，要求实现 60/40 倾向于犹太人的比例，见 A/69/81-E/2014/13。

⁸ 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收到的资料。

⁹ B'tselem, *Acting the Landlord: Israel's Policy in Area C*, 2013 年 6 月, 第 19 页。

19. 同样，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建筑许可制度和计划批准程序使巴勒斯坦人很难进行正式和合法的建筑。¹⁰ 到 2014 年 8 月，以色列拆除了东耶路撒冷至少 2 000 所巴勒斯坦人的住家。今天，至少又有 33% 的巴勒斯坦人住房不具备以色列颁发的建筑许可证，造成至少 93 100 名居民面临驱逐、住家被拆，流离失所的风险。¹¹

20. 在不持有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许可情况下建造楼宇的做法很普遍，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获准建筑的机会极为有限。1967 年以来，东耶路撒冷市区超过 35% 的土地已被没收，供定居点使用。东耶路撒冷整个地区的 13% 可供巴勒斯坦人建筑的地块大部分已建有楼宇。¹¹

21.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也在市政服务及公共建筑和设施、工业和商业区，以及社会和文化机构方面均遭到忽视。属于不同单位的警察在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接触中采取错误行动甚至违法行动的证据也越来越多。¹²

过度使用武力、任意拘留和居民的流离失所

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已达到占领开始以来空前的程度。2014 年 3 月 3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共有 2 306 巴勒斯坦人被杀、17 186 人受伤。¹³

23. 2014 年 7 月，以色列指出 2014 年 6 月有火箭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遂发动了 1967 年占领以来对加沙最致命的攻势。在 51 天的攻击中，以色列军方对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实行了 4 028 次空袭、发射了 5 830 枚导弹、而除了空袭和海上轰炸外，还用大炮和坦克发射了 16 507 枚炮弹和 3 494 枚海军炮弹。由此，2 220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至少 1 492 人为平民，包括 551 名儿童。¹⁴

24. 在攻势中，巴勒斯坦战斗团体也向以色列发射了约 4 881 枚火箭和 1 753 枚迫击炮弹。进攻期间共有 6 名以色列平民和 66 名士兵被打死(见 [A/HRC/28/80/Add.1](#)，第 25 段)。

25.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指出，另有 11 231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见 [A/HRC/28/80/Add.1](#)，第 24 段)。大约 10% 的人可能成为长期或终身残疾，其中几乎三分之一为儿童。¹⁵

¹⁰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

¹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东耶路撒冷：East Jerusalem: Key Humanitarian Concerns Update, 2014 年 8 月。

¹² 以色列人权协会，The State of Human Rights in Israel and the OPT, 2014 年 12 月。

¹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月报》，2015 年 2 月。

¹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支离破碎的生活：2014 年人道主义概况，2015 年 3 月)。

¹⁵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5 年战略响应计划》。

26. 进攻期间，以色列方面分别七次袭击指定为紧急避难所的联合国系统内设立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救济工程处曾向以色列军方通知了学校的确切位置)。根据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联合国的办公设施不可侵犯。11 名近东救济工程处人员被打死，另有一些人受重伤。¹⁶

27. 此外，人权观察及其他国际和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备有以色列部队用巴勒斯坦平民作为人盾的记录在案。¹⁷ 据报以色列部队还开枪射击救护车、阻止车辆驶抵伤者所在地，并开枪射杀逃离现场的平民。¹⁸

28. 据联合国排雷行动处估计，加沙依然存在了 7 000 枚战争遗留爆炸物及其他的爆炸危险，使巴勒斯坦人生命面临危险。¹⁹

29. 西岸也经历了巴勒斯坦人伤亡人数的高涨，尤其是在 2014 年 5 月和 8 月这段期间。在 5 月两名巴勒斯坦男孩被枪杀后，²⁰ 6 月三名以色列青年被绑架和杀害，随后 7 月又有一名巴勒斯坦儿童被绑架和焚杀。在三名以色列少年定居者失踪之后，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发动军事行动，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共造成 32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 5 名儿童，另有 3 137 人受伤，包括 560 名儿童。¹³

30.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以色列依然不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不愿迅速、彻底、切实、独立、公正和透明地调查其安全和武装部队的杀戮事件和严重伤害事件。²¹

拘押、酷刑和虐待行为

31. 2014 年以色列军队实行了 4 956 次搜查和逮捕行动，与 2013 年相比增加了 31%(每周平均)。¹³

32. 到 2015 年 2 月底，共有 6 670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182 名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²²

33. 以色列当局继续对巴勒斯坦人实行行政拘留，这种做法令人关切是因为行动以秘密证据为依据，不允许律师、独立医生和家属接触。截止 2015 年 3 月底，412 名巴勒斯坦人受到行政拘留，相比之下 2014 年 1 月的人数是 186 人。²²

¹⁶ 从近东救济工程处收到的资料。

¹⁷ 人权观察，World Report 2015; Defence of Children International, <http://www.dci-palestine.org/documents/israeli-forces-use-palestinian-child-human-shield-gaza>;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Israel, Gaza 2014: Findings of an Independent Medical Fact-Finding Mission。

¹⁸ 人权观察，World Report 2015。

¹⁹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月报》，2014 年 9 月。

²⁰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保护平民周报》，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

²¹ 见 A/HRC/28/45，第 31 段；A/69/347，第 52-69 段；CCPR/C/ISR/CO/4，第 13 段。

²² B'tselem, http://www.btselem.org/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2015 年 5 月 6 日查阅。

34. 仍有关于以色列拘留设施中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方式的报道，包括广泛、系统和体制性地虐待巴勒斯坦儿童(见 [CCPR/C/ISR/CO/4](#)，第 15 段)。

35. 在整个军事法院系统里，西岸的巴勒斯坦儿童继续遭到拘留和起诉，主要是针对投掷石块的指控。平均而言，2014 年全年，大约有 185 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¹³

36. 对于军事拘留的案件，2014 年 1 月至 9 月，联合国收集到 74 份来自 13 至 17 岁的儿童的宣誓证词，报告了在西岸拘留期间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的虐待。54 项证词中包含至少 10 种不同侵犯其权利的行为。²³

37. 2001 年以来已有超过 800 人提出了关于在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审讯时遭受酷刑的申诉，²⁴ 对此并没有启动任何刑事调查。同样，反对以色列境内的酷刑公共委员会就 2007 年至 2013 年士兵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被拘留者的暴力行为提出了至少 133 项申诉，其中 73% 的申诉均为非公开，而且仅有二项申诉导致就殴打指控对一名士兵的起诉。

居民的流离失所、财产毁坏和被没收²⁵

38. 在 2014 年加沙冲突期间，大约 19 000 个住房单位受到完全摧毁或严重损坏。¹⁴ 另有 98 421 个住房单位受到部分或轻微破坏。据此，加沙所有住房单位的大约 44% 受到损害。根据巴勒斯坦公共工程和住房部估计，进犯之前，加沙地带在满足民众住房需要方面尚缺 122 669 个住房单位；²⁶

39. 同样在进犯期间，在 50 万国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中有 29 万以上的人在 90 所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校舍内避难。¹⁶ 军事行动后，约有 100 000 名巴勒斯坦人沦为无家可归，他们有的租房，有的集体居住，也有的与收容家庭同住。¹⁴

40. 在西岸、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继续被迫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财产遭到破坏、被迫迁、定居者的暴力行为、行动和通行受到限制。如上文所述，在东耶路撒冷，除了这些因素更存在夫妇没有民事证件和吊销居留权的问题。¹⁴

41. 2014 年期间，以色列当局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拆除了 601 项建筑结构，¹³ 包括房屋，造成 1 215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这是 2009 年以来这种流离失所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包括将完全驱赶所有四个巴勒斯坦社区。

²³ 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收到的资料。

²⁴ 反对以色列境内的酷刑公共委员会，*Prosecutorial Indifference: Systematic Failur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oldier Violence against Detainee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2014 年 6 月。

²⁵ 关于在 2014 年夏季攻势中对商业和农业财产的摧毁和损坏方面资料。

²⁶ 公共建设和住房部，http://www.mpwh.p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23%3A2013-09-24-08-29-25&catid=35&lang=en，2015 年 3 月 25 日查阅的资料。

42. 2014年以色列当局恢复了在西岸的惩罚性拆毁房屋行动。行动中，四所房屋被完全摧毁，另有一所被封闭。¹⁴ 惩罚性拆毁房屋构成集体惩罚，因而违反国际法和以色列法律。²⁷

43. 以色列当局最近对C区46个社区的7 000名贝都因人和牧民加紧施压，通过对住宅和农业建筑颁布并强制执行拆除令、停工令和扣押令，迫使其离开居住地(见A/69/348,第13段)。遭到针对性迫迁的贝都因人中绝大多数人是巴勒斯坦难民。¹⁶ 此外，据报道，以色列军队正在利用军用靶场作为将巴勒斯坦人赶出某些地区的手段。

44. 到2013年，以色列正式没收了超过1 000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包括西岸的20%(包括东耶路撒冷)(见A/HRC/22/63,第63-64段)，主要供定居点使用。2014年期间，以色列当局又没收了730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包括经单一的没收令没收的4平方公里土地，这是1967年以来此类没收行动最大的一次。²⁸

定居点和定居者的暴力行为

45. 以色列定居点继续是众多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其发展权和自决权事件的核心要素。建设定居点活动，包括以色列继续将其人口转移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见A/69/348,第11段)，并可能已经“扼杀了”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²⁹

46. 但是，历届以色列政府推行扩张这些非法定居点的政策，“尽管这一做法在城市及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助长了紧张和冲突”(见A/HRC/28/45,第47段)。到2015年3月底，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约有250个以色列定居点，估计有580 000名定居者。³⁰ 2011年5月以来，100个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正式核准的定居点中有25个或者“得到追溯核准，或正在按政府一级的指示，争取得到追溯核准”。³¹

47. 2014年是至少十年来公布建造以色列定居点投标创纪录的一年。此外，2015年1月30日，西岸另有对450个住房单元的投标，与2013年相比，2014年的建筑也有所增加。³²

²⁷ 见 Hamoked, Punitive House Demolitions, <http://www.hamoked.org/timeline.aspx?pageID=timelinehousedemolitions>。

²⁸ 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收到的资料。

²⁹ 联合国中东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向安全理事会作的关于中东局势的情况介绍，2015年3月26日。

³⁰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ress Release on Israeli Settlements in Palestine, 2014年9月。

³¹ Yesh Din, Under the Radar, Israel's silent policy of transforming unauthorized outposts into official settlements。

³² 见 Peace Now, 可在 peacenow.org.il/eng/Construction2014 网页上查看，于2015年3月9日查阅。

48. 2014年9月和10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建造大约1 000个定居单元的计划。这项宣布前不久,以色列于9月底决定也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加速增加建造2 600个住房单元。³³

定居者暴力行为

49. 以色列定居者在包括东耶路撒冷的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及其财产施行的暴力继续发生,而且逍遥法外,而且是面对以色列当局执行了一些制止定居者暴力行为的措施之后依然发生的。2014年,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了西岸719起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骚扰或其他违法行为。203起事件发生在东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及其建筑中或周围。¹⁶ 这些事件中,2014年有331起这类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伤亡或财产损害。2015年第一季度另有62起此类袭击的记录。³⁴

50. 以色列定居者并损坏果树,主要是橄榄树。2014年期间,10 596棵树被连根拔起、焚烧或喷洒有毒的化学品,导致生产的丧失,土壤面临退化的风险。³⁵

51.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当局继续不采取有力行动。这包括未能有效和公正地调查以色列定居者犯下的罪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从而扩散了有罪不罚的风气。2005年至2014年期间,被监测的案件中91.4%的案件均以不起诉以色列定居者结案(见A/HRC/28/44,第51段)。

西岸隔离墙

52. 2004年,国际法院认为,在西岸修建隔离墙是非法的,构成“事实上的吞并”(见A/ES-10/273和Corr.1)。法院还确认以色列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包括恢复原状和支付补偿,此外并停止修建隔离墙,拆除建筑的部分。以色列迄今没有遵循法院裁决的各部分内容,继续修建隔离墙,为巴勒斯坦人口带来负面后果(见A/69/347,第27段)。

53. 712公里长的墙迄今已有大约445公里已经完成或正在修建(28公里的隔离墙仍在建造中),³⁵ 主要是在西岸,连同其围栏、壕沟、铁丝网、培养沙道路、电子监测系统、巡逻道路,及缓冲区。建造隔离墙所用的土地系以色列国防部通过军事命令征用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土地所得。³⁶

54. 沿目前规划的路线建筑的隔离墙将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9.4%的土地隔离出来,与此同时并隔离出处于隔离墙和绿线之间包括大约11 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整个社区,称为“接缝区”。³⁶

³³ 人居署援引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事务部的资料:2014年10月29日关于耶路撒冷局势的情况介绍。

³⁴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月报》,2015年3月。

³⁵ 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收到的资料。

³⁶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 Years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dvisory Opinion, 2014年。

55. 巴勒斯坦农民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才能进入自己的耕作“接缝区”，此区已被宣布为“封闭区”。过去四年中西岸北部此类许可证申请仅有一半获得批准。³⁶

行动限制和封锁政策

对加沙的封锁和限制出入区

56. 2007年以来，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实行封锁，在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之一的地块上“锁住了”180多万人，使之经历日益恶化的物质、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¹⁰ 封锁违反了国际法，构成了对平民的集体惩罚(见 A/69/347，第30段)。通往埃及的拉法过境点以及非法走私隧道的封闭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条件。

57. 封锁限制了民众的通道，包括转送病人接受医疗。封锁还造成牵连到安全的延误并带来将医疗用品和设备送进加沙的运输费用。³⁷

58. 除了对货物流动的总体限制，以色列当局并将建筑材料确定为“双重用途物品”，因此，对加沙实行封锁以来，严厉限制了这类材料运入加沙地带。这严重阻碍了加沙地带的重建和发展努力，因为联合国机构将建筑材料运入加沙地带时仍须经过以色列当局实施的冗长而繁琐的审批程序。¹⁶

59. 尽管临时的加沙重建机制³⁸允许约71 000个家庭购买有限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情况仅涉及修理房屋，而不是重建被毁的房屋。由于加沙重建机制核准项目的拖延，以及巴勒斯坦政府的其他拖延，使捐助方的认捐款发放愈加迟缓，致使直到2015年2月底，尚无任何住房重建项目得到执行。¹³

60. 在以色列2014年夏季攻势过后，以色列政府2007年以来第一次宣布放宽从加沙向西岸运输农业和渔业产品。然而，这些措施只部分满足实际的需求(非农产品仍然禁止运往西岸)。³⁹

61. 除了封锁，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规定陆上和海上的通道受限区。夏季攻势结束之后，捕鱼区短暂地被扩大到沿海六海里的地区，而沿边界的“缓冲区”则由300米缩减到100米。⁴⁰

62. 然而，2014年10月，以色列使用致命武力，重新规定了如同夏季攻势时的出入受限区(见 A/HRC/28/45，第20段)。

³⁷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

³⁸ 临时的机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协定，是由联合国在以色列进犯后斡旋达成的，以帮助加沙地带的重建工作。

³⁹ 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⁴⁰ Gisha, The Gaza Cheat Sheet, 2015年1月。

在西岸的行动限制

63. 西岸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面临的障碍包括实物和行政限制。

64. 近年来，以色列当局已逐步放松西岸内部的一些行动限制。然而，余留的限制措施继续损害生计和获取基本服务的能力，阻碍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援助的能力，并破坏家庭和社会生活。¹⁴

65. 围绕一些定居点外围界限的“障碍区”占地大约 5 000 德南，⁴¹ 其中一半包含了巴勒斯坦人私人拥有的农地。希望进入其农地的巴勒斯坦农民需要持有许可，并与以色列当局协调进入的时间。²

66. 总的来说，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其他地区进入东耶路撒冷也仍然需要获得以色列的许可。⁴² 然而，2015 年 3 月 12 日，以色列当局宣布，持有西岸身份证的 55 岁以上的巴勒斯坦男子和 50 岁以上的妇女每天可经由两个主要检查站进入东耶路撒冷，不需许可证。³⁴

67. 以色列还对从西岸进入约旦的过境点维持控制，推而广之地看由此也对通往外部世界维持控制。2014 年 6 月 13 日与 8 月 13 日之间，至少有 3 393 名巴勒斯坦人试图穿越艾伦比桥进入约旦，但被以色列当局以安全为由驱回。相比之下，2013 年在此桥梁被驱回的巴勒斯坦人为 1 266 人。⁴³

68. 2014 年期间，近东救济工程处共报告了 142 起涉及出入通道的事件，导致近东救济工程处损失估计 240 个工作日，或 1 799 个工作小时数。2014 年的六个月（6 月至 11 月）里，以色列当局进一步限制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进入“接缝区”的机会。从 2014 年 9 月中旬起，以色列当局改变了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卡车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进一步限制和拖延了在西岸和加沙运送人道主义货物。¹⁶

开采、危及和耗尽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

2014 年夏季攻势对加沙的影响

69. 夏天的加沙冲突恶化了已经岌岌可危的环境条件。2008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发生不同军事攻势之后重建和恢复的投资不足，产生了累积的环境影响，其中大部分对公共健康带来直接的风险。³⁵

⁴¹ 1 德南=1 000 平方米。

⁴² 世卫组织的资料，引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般民政事务办公室，向卫生组织提交的来文，2015 年 1 月 27 日；世卫组织，“Crossing barriers to access health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http://www.emro.who.int/images/stories/palestine/documents/WHO_-_RTH_crossing_barriers_to_access_health.pdf?ua=1), 2014 年 12 月 29 日查阅。

⁴³ Hamoked, Report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erpetrated by Israel in the Summer of 2014, 2015 年 1 月，第 5 页。

70. 加沙水质状况在进攻前已经骇人。对加沙唯一的自然水源(沿海含水层盆地)过度取用导致了海水渗透及其他问题。⁴⁴ 这一情况再加上硝酸盐污染和污水渗流,致使从水井抽取的水中仅有 6.5%为可饮用水。¹⁴

71. 加沙冲突期间,20-30%的供水和废水疏导网络被破坏,分别影响到大约 45 万和 100 万人,这些人获得水和环境卫生的服务因此而减少。⁴⁵

72. 此外,202 口井、长达 57 里的主要灌溉水运输线、55 个蓄水池和 325 个积水池塘被毁,另有 3 000 公顷的灌溉网络被毁。³⁹

73. 加沙冲突对加沙的主要污水处理厂造成严重破坏。这可能导致由于污水被排到环境中而引起的卫生条件恶化以及环境灾难所酿成的疾病。整个排水和污水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对加沙的地下水资源构成严重威胁。粮农组织表示,这种破坏并将使在加沙已经供不应求的饮用水更加稀缺。³⁵

74. 爆炸造成的火灾和遗留爆炸物造成的空气污染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加上水、空气和土壤受到污染的风险增加。儿童,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脏和肺部疾病的人最容易受到这类空气污染的影响。³⁵

75. 夏季加沙冲突中的狂轰滥炸导致 1 035 公顷的果树、2 415 公顷可收获的露天农田蔬菜和 185 公顷温室蔬菜彻底销毁。另有 1 043 公顷的果树、447 公顷的可收获露天农田蔬菜和 390 公顷可收获蔬菜被部分毁坏。此外据发现,3 450 公顷土地受到严重损害。³⁹

76. 40%的家禽和 36%带来生产效益的家畜被销毁。据估计,2010 年至 2014 年间,绵羊和山羊牧民人数下降了 22%。³⁹

77. 除了致癌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外,成吨的废墟、废渣和粉状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类似水泥中发现的重金属杂质引起的有害影响。据估计,进犯造成了 400 万吨的瓦砾,必须作为危险废物处理。³⁵

在西岸的开采和破坏

78. 巴勒斯坦在西岸的 C 区进行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都被禁止,而以色列定居者和公司可以自由地在 C 区开采自然资源,包括大理石、宝石、建筑材料、和死海矿物和盐类。⁸

79. 以色列对西岸维持几乎完全的控制,并采用类似于上文提到的规划和区划政策的歧视性政策。例如,以色列人每日人均用水量达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几乎七倍。⁴⁶

⁴⁴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Bundesanstal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d Rohstoffe(联邦地球科学及自然资源研究所)。2013 年。西亚共有水资源库存。贝鲁特。

⁴⁵ 儿童基金会, State of Palestin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Report, 2015 年 9 月 25 日。

⁴⁶ 见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在以下网页提供: http://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WWD2015E.pdf。

C 区 70 多个巴勒斯坦人社区与供水网络没有连接，其居民依赖巨额费用购买的水。这种严峻的状况导致其中一些社区每人每日的用水量仅为 20 升(l/c/d)，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人每日 100 升用水量的五分之一。⁴⁷

80. 2014 年 3 月以来，被隔离墙与城市分开的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街区和难民营内成千上万的房屋均遭受供水的削减。⁴⁸

81. 西岸行动的受限使当地估计 50% 的农田无人能够进入，阻碍了家庭和商业生产，减少了这一部门的就业机会。²⁸

82. Al-Minya 垃圾填埋场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旨在满足整个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全部需求的 34%，目前实际上已成为以色列定居者产生的废物的填埋场，而巴勒斯坦人无法使用。³⁵

83. 在西岸图勒凯尔姆地区的 Gishori 工厂及其他以色列工业设施引起了环境的担忧。这是由于它们将气体、液体和固体废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而导致潜在的危险的工业污染。³⁵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社会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84. 即使在去年夏天的加沙冲突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巴勒斯坦政府持续的财政问题和埃及与加沙之间的隧道封闭，巴勒斯坦经济正在退缩。⁴⁹

85. 加沙的冲突前局势就特别严峻，由于长达八年之久的封锁日积月累的影响，加上以色列一再发动的冲突，各种因素综合的影响导致人道主义危机逐步展现。通往埃及的拉法过境点遭封闭，以及加沙和埃及之间走私隧道的关闭恶化了这些严峻的状况。不仅由于对原材料和中间填补材料出口和进口的严厉限制，而且也由于对现金转移的限制使银行业瘫痪，使加沙的经济已被掏空。⁵⁰

86. 因此，加沙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直到 2012 年才回到 2005 年的水平，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14 年仍低于 2005 年水平，失业率从未低于 25%。⁴⁹

⁴⁷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Area C of the West Bank: Key Humanitarian Concerns Update, 2014 年 8 月。

⁴⁸ 以色列民权协会，人权状况。

⁴⁹ 货币基金组织，WEST BANK AND GAZA: REPORT TO THE AD HOC LIAISON COMMITTEE, 9 月 12 日。2014 年。

⁵⁰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Report on UNCTAD assistance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y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2014 年 7 月 7 日。

87. 此外，由于储存力不足，加上隧道被封闭后，燃料也变得稀缺，而加沙唯一的发电厂仅以一半的发电能力运行。这冲击了基本服务的提供，许多关键设施面临每天长达 18 小时的停电。⁵¹ 随着上述卫生基础设施和住房状况的恶化，目前加沙的生活条件是以色列 1967 年占领加沙地带以来最为恶劣的，正因为此，与以前的军事动态相比，这次军事进犯的影响对加沙的经济和民众的打击远为深重。

88. 至于加沙冲突期间对经济机构的直接破坏，巴勒斯坦政府报告说，加沙工业企业的 20% 以上及 4 000 多个商业和贸易企业遭到了摧毁或损坏。⁵² 进犯对农业部门的影响估计达 450-550 万美元。⁵³

89. 在 2014 年 10 月加沙重建和恢复捐助方会议上，国际社会已认捐 54 亿美元。然而，30 个国际援助机构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发表声明，提醒说“在开罗认捐的 54 亿美元中仅有很少数额到达加沙。”⁵⁴ 例如，在 2015 年 1 月，近东救济工程处被迫暂停其在加沙的现金援助方案，用于修理 10 万巴勒斯坦难民遭损坏或毁坏的房屋，并向无家可归提供租金补贴。¹⁶

90. 在西岸，经济发展仍然受制于多层的行动和通行限制制度，⁵⁵ 包括对出入 C 区的限制(见上文)。

9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 年，不确定性将继续限制经济复苏，特别因窒息式封锁而导致，加沙重建慢于预期，及以色列对税收冻结，⁵⁶ 而这笔款项占收益净额的约三分之二，对巴勒斯坦政府的预算以及对巴勒斯坦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⁵⁷

92. 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在 2014 年第四季度达 42.8%，在西岸达 17.4%(难民中比率达 20.5%)显现出经济衰退的发展以及以色列进攻的恶劣后果。⁵⁸

93. 加沙的就业状况可称为“超高失业率”，也就是与具有类似文化和人口特征的邻国相比始终处于较高水平。⁵⁹

⁵¹ 见 https://www.ochaopt.org/documents/ocha_opt_the_humanitarian_monitor_2014_02_25_english.pdf。

⁵² 见巴勒斯坦国，全国早期恢复和重建加沙计划。

⁵³ 从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援引巴勒斯坦卫生部的资料。

⁵⁴ 30 个国际援助机构联合声明：“We must not fail in Gaza”，2015 年 2 月 26 日。

⁵⁵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大会第 103 次会议，2014 年，总干事的报告，附录，The situation of workers of the occupied Arab territories,(国际劳工局，日内瓦)。

⁵⁶ 以色列对输入占领的西岸和加沙的物品征收的税项。

⁵⁷ 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可查阅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5/pr1524.htm>)。

⁵⁸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ress Release on the Results of the Labour Force Survey,(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

⁵⁹ 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收到的资料。

94. 更糟的是，由于夏季对加沙的攻势中生产性资产物质上的破坏，估计有 17 200 人失去工作。这等于所有就业人员的大约 6.4%，即占 2013 年私营和非政府部门雇用的劳动力的 11.6%。⁵⁹

95. 尽管关于贫困率的最新数据是早在 2011 年的(加沙为 39%，西岸 18%)，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加上夏季以色列的进犯，恶化了加沙的贫困状况，将更多的巴勒斯坦家庭推向贫困，尤其是在加沙。⁶⁰

96. 总体的以色列控制，而特别是对行动的限制，对巴勒斯坦妇女产生的冲击高于其他居民，因为妇女面对以色列在检查站实施的措施、对定居者的暴力和前往工作地点的长途交通都更易受影响。因此，巴勒斯坦妇女经历更高的失业率，妇女参与劳动力的程度非常低。尽管女性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大多数可就业的巴勒斯坦妇女(近 110 万)处于劳动大军之外。加沙妇女的状况特别困难，妇女失业率达 59.3%，而 15-29 岁之间的妇女失业率高达 83.3%。⁶¹ 许多妇女为了补贴家用而在非正规和无保障的部门就近接受无保障、低工资的工作。⁸

粮食安全

97. 鉴于经济形势恶化，2013 年，粮食无保障在巴勒斯坦依然处于很高水平，三分之一的家庭(160 万人)视为粮食无保障，不包括面临粮食无保障的 16% 的人口。⁶²

98. 根据 2013 年的数据，2014 年夏季攻势前的一年，加沙 57% 的家庭粮食不安全；而 14% 的家庭(188 397 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在西岸，19% 的家庭粮食无保障，难民营粮食不安全水平则高达 29%。⁶²

99. 2014 年夏季攻势期间，随着基本食品价格上升了 40% 至 179%，加沙高达 71% 的人口陷于粮食无保障状态。七周内，加沙多数巴勒斯坦人不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²⁸ 因此，近东救济工程处实际上必须支持加沙地带全体人口。¹⁶

100. 目前，几乎 868 000 巴勒斯坦难民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粮食援助。2000 年，加沙不到 10%(72 000 人)的人口依赖粮食援助。封锁开始以来，局势迅速恶化。¹⁶

公共卫生

101. 加沙冲突前，加沙卫生部门已经处于严峻局势。冲突期间，有 17 家医院和 56 家诊所遭到损害。⁶³ 23 名保健工作人员被杀(其中 16 人在工作中被杀)，83

⁶⁰ 世界银行，向特设联络委员会提交的经济监测报告，2014 年 9 月 22 日。

⁶¹ 西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Palestinian Women and Girls July 2012-June 2014, (2015 年)。

⁶² 见近东救济工程处，<http://www.unrwa.org/newsroom/press-releases/food-insecurity-palestine-remains-high>。

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救护车司机。32 辆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损坏或毁坏。⁶⁴ 到 2015 年 3 月，与进攻前的水平相比，保健服务仅恢复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功能。⁶⁵

102. 加沙冲突前夕，加沙药物和医疗消耗品短缺超过必需药品的 28%、医用消耗品的 54%，库存量为零。⁶⁶ 一项对 48 种关键药品的跟踪研究显示 2014 年 6 月地区一级 40% 的药物处于零库存状态，在诊所一级库存为零的药物占 46%。³⁷

103 生殖保健服务也由于旷日持久的封锁和夏季对加沙的攻势而恶化。2014 年 7 月以来已有 17 例产妇死亡记录，相比之下，2013 年这类案例为 12 例。⁶⁵

104. 私宅的毁坏，加上无法重建前次军事行动中破坏的大约 5 000 所住房单元，使加沙严重的住房危机更加恶化：目前大约有 1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 12 000 人借宿近东救济工程处集体中心。加沙地带私人庇护地越来越拥挤，特别是在难民营当地报告了最高的人口密度。住房条件低于标准和每天长达 16 小时的停电，更加加剧了人满为患的状况，导致健康和个人卫生恶化，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公共卫生风险。¹⁶

105. 总体而言，暴力造成的心理社会压力致使 42.5 万儿童需要社会心理支助，许多情况下包括集中辅导。⁶⁷ 另有 6 万名儿童需要儿童保护服务。⁶⁸

106. 近东救济工程处派驻学校的心理咨询人报告说，在加沙的难民儿童，尤其是男孩，显示出情感和行为问题及学业表现不佳，主要原因是心理社会的困扰。¹⁶

107. 在西岸，特别是在 C 区，巴勒斯坦机构及其发展伙伴的能力由于无法建造基础卫生诊所而受到损害。这迫使地方居民在基本医疗保健方面依赖昂贵的流动诊所服务。由于限制对基本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的恢复、修复和建造，严重阻碍了许多社区获得适当的饮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损害了其对困境的承受力，增加了流离失所的风险。³

⁶³ 从世卫组织收到的资料，援引卫生群组资料，“Gaza Strip: Joint Health Sector Assessment Report”，http://www.emro.who.int/images/stories/palestine/documents/Joint_Health_Sector_Assessment_Report_Gaza_Sept_2014-final.pdf?ua=1。

⁶⁴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紧急救灾基金行动：Final Report,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Complex Emergency。

⁶⁵ 从人口基金收到的资料。

⁶⁶ 世卫组织，http://www.emro.who.int/images/stories/WHO_Gaza_donor_alert.pdf。

⁶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人道主义行动》：巴勒斯坦国，2015 年，http://www.unicef.org/appeals/files/Final_2015_HAC_State_of_Palestine.pdf。

⁶⁸ 儿童基金会巴勒斯坦国情报告，2014 年 8 月 21 日。

108. 隔离墙、检查站和定居点公路网络阻碍了 C 区居民、尤其是偏远社区居民获得保健服务的通道。救护车流动诊所和保健人员进入受到限制或被边缘化的地区常常受阻，或受到许可限制及拖延，危害了患者健康。⁴²

109. 西岸难民营人满为患，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在西岸 19 个难民营中，5 个营显示每平方公里达 10 万人以上的人口密度，6 个营内每平方公里有 50 000 人至 100 000 人。其中只有一半拥有适当的排污网络。¹⁶

教育

110. 51 天的加沙冲突期间，26 所学校被完全摧毁，122 所遭到破坏，⁶⁹ 其中 83 所学校属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¹⁶

111.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校舍被用作庇护所，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加沙地带 252 所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中约 87% 的学校按两班或三班制轮流运营(比 2013 年增加了 71%)。结果，加沙地带的难民儿童接受了严重大锅饭式的教育，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娱乐和创造性活动。¹⁶

112. 在西岸，对建筑和修缮许可的限制使已经短缺的巴勒斯坦学校数量面临岌岌可危的状况(见 [A/69/81-E/2014/13](#)，第 105-111 段)。

113. 巴勒斯坦学生继续遭受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袭击的行动，从 2013 年至 2014 年，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涉及学校的事件几乎翻了三番，伤害到近 25 000 名巴勒斯坦儿童。⁷⁰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14. 1967 年以来，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各机构的众多决议继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据此安理会认为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权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是无效的，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建造定居点及改变被占领土的人口组成的做法。然而，到 2014 年，33 个定居点内有大约 21 000 名以色列居民，20 000 名叙利亚公民生活在六个村庄内(见 [A/HRC/28/44](#)，第 54 段)。

115. 以色列政府支持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扩建定居点的角色反映在以色列国家财政部通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定居点司提供的资金这一点上。据报这些资金中约 640 万美元分配给北部地区，其中包括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见 [A/69/355](#)，

⁶⁹ 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Rapid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Gaza，援引 Multi-Cluster/Agency Initial Rapid Assessment (MIRA)。

⁷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新闻发布稿，2015 年 2 月 26 日。

第 93 段)。与此同时，叙利亚人没有许可证的各种限制下继续在叙利亚村庄建筑。叙利亚人被迫纵向地向上建筑，而不是横向扩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更多土地。⁵⁵

116. 以色列定居者在供水和农业资源方面享有过份的惠益(见 [A/69/355](#)，第 92 段)，而叙利亚居民继续遭受以色列对取得这些资源的限制(见 [CCPR/C/ISR/CO/4](#)，第 17 段)。

117. 只允许叙利亚农民使用每德南 200 立方米的水量，这一数量远远低于最起码的 600 立方米需求量。叙利亚农民通常仅得到分配给以色列定居者资源的四分之一。此外，虽然在戈兰的以色列定居点不缺乏水源，但以色列当局告诉叙利亚农民，其供水将减少 50%。⁵⁵

118. 据报以色列 2014 年已批准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开发 30 000 德南的土地，包括建立农业财产，投资于农业培训，提升供水系统，扫雷，有利于以色列定居者(见 [A/69/355](#)，第 92 段)。

119. 以色列对劳动力和创业活动的严格控制继续阻挠叙利亚工人寻找正当的经济和社会互动。工人和业主都无法从事正当工作，而在工作场所充分尊重基本原则和权利长期无法实现。⁵⁵

120. 除了土地和水，以色列继续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开发自然资源，包括天然气和石油(见 [A/HRC/25/38](#)，第 48 段)。以色列于 2013 年初向设在美国的 Genie 能源公司给予许可证，以便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南部方圆 153 平方英里的土地圈内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该公司目前仍通过当地子公司在被占领领土勘探石油(见 [A/69/355](#)，第 94 段)。

四. 结论

121. 以色列继续采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做法和政策。对于这些措施和政策的担忧已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关于违反不歧视原则和自决权的关注。

122. 这些政策包括非法定居点活动、集体惩罚和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影响到巴勒斯坦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活动还破坏了和平前景，并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23. 以色列必须结束其占领，遵守国际法和合法性原则。如果不是那样，和平就没有前途。国际社会未能加快促成这一结果只会加剧居民的困苦。